



顧頡剛全集

# 顧頡剛民俗論文集

卷 一

中 華 書 局



顧頡剛全集

顧頡剛民俗論文集

卷 一

中 華 書 局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顧頡剛民俗論文集/顧頡剛著. —北京:中華書局,  
2011. 1

(顧頡剛全集)

ISBN 978 - 7 - 101 - 07135 - 1

I . 顧… II . 顧… III . 民俗學－中國－文集

IV . K892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215202 號

---

書名 顧頡剛民俗論文集(全二冊)

著者 顧頡剛

叢書名 顧頡剛全集

責任編輯 俞國林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 /920 × 1250 毫米 1/32

印張 32½ 插頁 10 字數 800 千字

印 數 1—1500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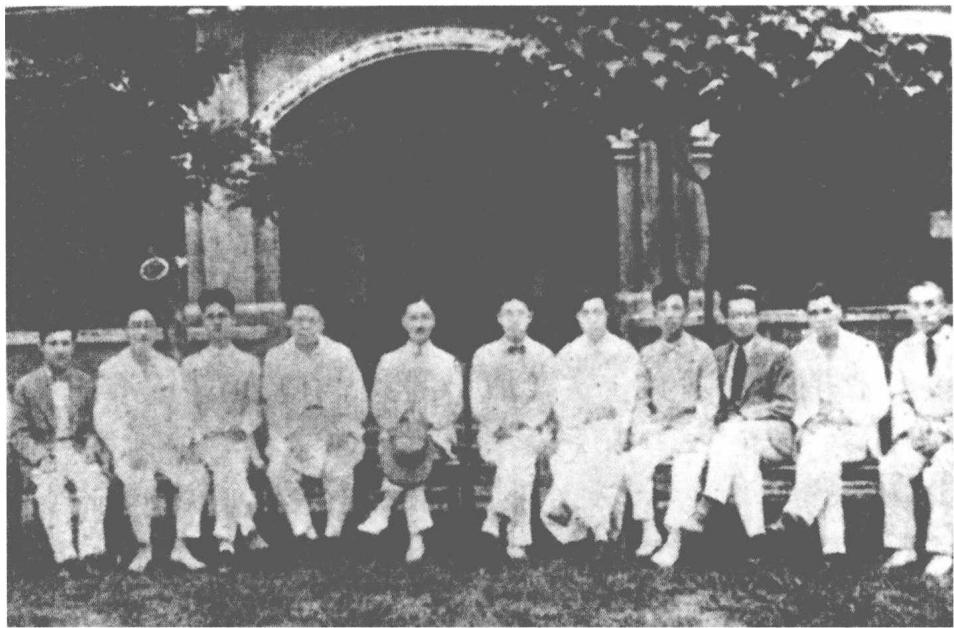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 07135 - 1

定 價 120.00 元

---



廣州中山大學時期留影



1928年6月9日與廣州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同人合影  
左起：余永梁、馬太玄、劉萬章、傅斯年、戴季陶、楊成志、  
顧頡剛、容肇祖、鍾敬文、陳錫襄、黃仲琴



1928年12月14日與廣州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同人合影  
左起：余永梁、商承祚、陳錫襄、莊澤宣、沈鵬飛、顧頡剛、  
劉萬章、崔載陽、容肇祖、黃仲琴、□□□



1936年5月16日與風謠學會同人合影

前排右起：胡適、顧頡剛、李素英、徐芳、□□□、  
□□□；二排：（胡適、顧頡剛之間）魏建功、（李素英、  
徐芳之間）羅常培；後排：（胡適、魏建功之間）吳世昌



1961年10月與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同人游北京頤和園留影



1979年5月與參加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座談會同人于民族文化官合影

前排左起：楊成志、張靜秋、顧頡剛、□□□、于道泉、容肇祖、鍾敬文、常惠。中排左起：常任俠夫婦、馬學良、賈芝、  
□□□、□□□、□□□

桂兒歌——所以多用桂兒，越行者以多与小兒接手推挽，若操船狀，而唱歌也。

八十六 兔歌

纏長子，插長子，陪殺馬蠶。後放爆仗。爆仗放到天亮。  
公公起來上帳，婆婆起來擣樣。南店小姑娘起來梳頭。  
頭一頭，一頭打碎油甏。看條那亨！  
二年生季  
看條那亨者，看妹一打碎油甏，沒得無何也。

北大歌謡研究會出版

要目

專號二  
孟姜女(一)

價目

每冊五角  
鋼元二枚  
郵資大津  
一分半

# 歌謠週刊

米第陸拾玖號米

發行處 北京大學 日刊課

## 專號二“孟姜女”(1)

### 孟姜女故事的轉變

顧頽剛

孟姜女的故事，論其年代已經流傳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幾乎傳遍了中國本部，實在是一個舊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學者只注意于郭子化故而絕不注意于民間的傳說，以至失去了許多材料。但材料雖失去了許多，至于古今傳說的系統卻尚未泯滅，我們還可以在斷編殘簡之中把牠的系統搜尋出來。

孟姜女即左傳上的“杞梁之妻”，這是容易知道的。因為杞梁之妻哭夫崩城屢見于漢人的記載，而孟姜之夫“范希郎”的一個名字還保存得“杞梁”二字的聲音，這個考定可說是沒有疑義。於是我們就從左傳上著起。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傳云：

齊侯(齊莊公)還自晉，不入，遂露營，門子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退載甲，侵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末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葬人行成。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問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這是說，齊侯打莒國，杞梁華周(即杞殖華這，當是一名一字)作先鋒，杞梁被打死了。齊侯還去時，在郊外遇見他的妻子，向她弔唁。雖不以郊弔為然，說道：“若杞梁有罪，也不必弔；倘使沒有罪，他還有家咧，我不應該在郊外受你的弔。”齊侯聽了她的話，便到他的家裏弔了。在這一節上，我們只看見杞梁之妻是一個謹守禮法的人，她雖在哀痛的時候，仍能以禮處事。神智不亂，這是使人欽敬的。至于她在夫死之後如何哀傷，左傳上一點沒有記出。她何以到了郊外，是不是去迎接她的丈夫的靈柩，左傳上也沒有說明。華周有沒有和杞梁同死，在左傳上面也看不出來。

這是公元前四五九年的事。從此以後，這事就成了一件故事。這件故事在當時如何擴張，如何轉變，可惜我們現在已經無從知道。

過了二百年，到戰國的中期，有桓子一書(今在小戴禮記中，大約是孔子的三四傳弟子所記)出世。這書上所記曾子的說話中也提着這一段事：

晉公使人弔黃尚，遇杞梁之妻于路，憲宮而受弔焉。

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子，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這一段話較左傳所記的沒有什麼大變動，只增加了“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一路。但這

歌謠周刊“孟姜女專號”，1924年11月

先別上天宮降位。尸首擋不~~着~~<sup>着</sup>，李斯請  
建仙女廟。這是全把你害死而用他統  
力的傳說（如秦二世趙高作<sup>事</sup>，<sup>事</sup>中  
唱歌，跳水而死）<sup>起它</sup>修<sup>着</sup>的。

這一件事，僅不斷續地研究了一年多，所得  
的材料亦僅因固多錄南陽，終無文，<sup>即著于</sup>  
先生<sup>所</sup>供給之實在是極不完全<sup>的</sup>（讀者不<sup>可</sup>因  
~~爲~~<sup>據</sup>此而<sup>以</sup>爲<sup>有</sup>，<sup>也</sup>立刻見<sup>出</sup>材料

雖已激怒  
小聲大做與  
批評，但我不  
已覺得這

孟姜女故事研究（之一），1926年

孫鈺作安肅公知和，注古漢中別詳立姜女祠，把它重建起來。在鄭<sup>是</sup>昌你的記中說這是孟姜女的姓氏，不<sup>是</sup>張氏。這<sup>是</sup>把地<sup>這</sup>這國人，恐與同賢記所說的同<sup>這</sup>人杞良山和文<sup>是</sup>集注所田<sup>這</sup>的同<sup>這</sup>居近<sup>這</sup>玉城山<sup>這</sup>堅<sup>這</sup>滿源，在此載中經久以很晚，但起<sup>這</sup>源是很早的。嘉靖十三年（一五三九），湖南巡按林大純修澧州立姜女祠，<sup>據</sup>如

粵風序

民國十年的冬天，我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裡翻看李調元輯刻的《函海》，年譜中在甲子二十三五裡舉見了粵風一種，裡面都些當時廣東人民族的歌謡。我向來是喜歡歌謡的，我們一班人<sup>改玉嘉</sup>的工作，<sup>以</sup>在百多年以前，竟有人先我而為之矣。

過了一年，到上海服務。<sup>小說月報</sup>的編輯鄭振鐸先生傳我了些文字，我便從札記裡抄出文學性質的短札若干條，題為《粵歌述考》，其中的一條是介紹粵風的。這便是引起鍾叔文先生注意此事的由來。

現在鍾先生已把書整理完工了。我真要高興，真想不到五年而成一書，竟如此地

自序

记稿时妙峰山避暑，留念。

這本《妙峰山記》是我在北京大學時的讀書  
筆記。因為我當時在中國的政府工作，所以這些筆記是在京  
——任京報副刊主編，所以這些筆記是在京報  
副刊中寫的。由於我是妙峰山避暑季節上，所  
居了五个月。寫完之後。因為北京大學的  
情形太寂寞，而這些筆記沒有章句在一起出  
一本冊子。所以回國後，把中山大學的民德藝  
力、美術、音樂、體育等科

妙峰山自序，1928年

## 顧 頤 剛 全 集

### 出 版 說 明

顧頡剛先生(1893—1980)，名誦坤，字銘堅，號頡剛，江蘇蘇州人。中國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歷史地理學家、民俗學家。顧先生早年收集民間歌謡，從事民俗學研究；1920年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畢業，始考辨古史傳說。1926年出版《古史辨》第一冊。1927年創辦民俗學會，編輯《民俗學會叢書》，次年出版《民俗周刊》。1934年創辦《禹貢》半月刊，後成立禹貢學會。抗戰期間創辦中國邊疆學會，出版《邊疆周刊》。並先後主編或參與編輯《歌謡周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周刊》、《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燕京學報》、《責善》半月刊、《齊大國學季刊》、《文史雜誌》等學術期刊。曾任廈門、中山、燕京、北京、雲南、齊魯、中央、復旦、蘭州等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主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主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通俗讀物編刊社社長、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社長、大中國圖書局總經理等職。1954年始，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研究員。先後主持《資治通鑑》和“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工作。

顧先生在學生時代，即發願獻身學術事業，此後終其一生，孜孜以求。1923年2月，顧先生與錢玄同先生討論古史時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在學術界引起革命性震蕩。隨着《古史辨》的陸續出版，引起了當時學術界對古代史料真偽的考辨，形成了“古史辨派”，為中國的史學研究開闢了新領域，促成中國史學步入新時代。圍繞着疑古學說、圍繞着“古史辨派”、圍繞着對中國古史的研究與探索，學術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成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一個重要的問題和現象。

民俗學研究，是顧先生學術研究的另一大貢獻。顧先生倡導“要打破以聖賢為中心的歷史，建設全民衆的歷史”，並以孟姜女故事來論證古史的演變，以考察東嶽廟諸神及妙峰山香會來探討古代神道與社祀，以歌謠來論證《詩經》是古代詩歌總集，拓展了民俗學研究的領域，奠定了中國民俗學研究的基礎。

歷史地理與邊疆地理的研究，更是顧先生的重要貢獻。顧先生由《尚書》的研究，進入對古代地理沿革史的討論；隨着民族危機的加深，轉而側重邊疆地理與民族演進史的探索；為我國當代的歷史地理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並培養了一批專業人才。抗戰期間，又轉入西北、西南，實地調查，考究典籍，以所見所聞之邊疆風尚證中原古史，破舊立新，為古史研究開闢新途徑。